

鹰嘴岩随想

刘红梅

的绿色,我确信那里蓬勃生长着的,不会是庄稼或者蔬菜,而是,野草,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往四周扩张的野草。那里,就连断壁残垣,都没有了。

赶快收回目光。视线自然下落,落在千仞崖底模型般的房屋和弯弯曲曲的路上。又一阵恍惚袭来,脚底心也有些发软。可我仍然固执地站着,临着风,看流云穿梭变换,看江水缓缓东流。这些风景,别处也能见,可如果没有悬空的石崖,没有崖上的恍惚,没有徐来的轻风,没有风中的迷蒙,纵是流动着的云或水,怎么会有流入心底的悸动和温柔?

脚下的山崖,不只是深陡险峻,还有一些神奇的传说。据说崖面上有个几尺长的脚印,是神仙留下的。我仔细到处找了找,没找到。还听说曾经有几个孩子在崖边玩耍,其中一个孩子失足摔了下去,落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阵神奇的大风将孩子准确吹落到山腰的凹处,等到人们半夜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昏睡在那里,毫发无损。故事说得有鼻有眼,孩子也是有名有姓,现在已长大成人,并小有成就。

如果在他处,听闻这些离奇之事,你会半信半疑。但当你来过这块长出这些故事的土壤,在这里行走过,伫立过,凝神听过风看过云,俯视过脚下千奇百幻的崖壁和万物竞秀的崖底,你就会深信不疑。

初次探望,时间很短,流程简单,心却踏实了,夙愿终了的踏实。

后来时不时也去,和家人,和朋友,三五个,或者一大群。彼时开着轿车,行驶在机耕道上,愈加困难,却愈加兴致盎然。好像越难以到达,此行就越意义非凡。每次去,都不是为游山玩水,也不是与自然相亲,就是因为想念了,去见一见。

遇见好的想恒久,遇见坏的想改变,人心总是如此。我以为,这种不定时来来去去会成为常态。

直到某一次,我去的时候,发现我生活中的鹰嘴岩已经旧貌新颜风光无限了。

改变是从路面开始的。还没到每次由主路转入的机耕道,便发现往鹰嘴岩方向有一条宽阔的柏油路,四车道,车行路面,有种行云流水的畅然。路上车不少,来的,去的。回想以前走机耕道的时候,就如行走在自家田园里一样,安静,无人打扰。

接近鹰嘴岩的地方,一大片楼房奇迹般耸立着。心房里一下子便弥漫起陌生的迷雾,

梦一般的恍然。像是相处的亲人,在没被注意的时候去整了个容,好看了,也遥远了。

当然不能因为熟悉的人不再熟悉,便否认曾经的相识,便以路人相待;当然也不能因为爱着的地方渐变陌生,便假装未曾熟知,便漠然相向。对的方式,应该是,记住它曾经伴随自己生活里的模样,在保鲜的记忆中存放,那一分一毫的观望或触碰的痕迹,那一点一滴观望或触碰时内心的悸动。然后,满怀欣喜地去接纳它崭新的容颜。

是真的接纳,也是真的满怀欣喜。在立于正对崖嘴的山头彰显着典型现代风情二层观景小楼的楼顶,坐在藤编长椅上,仰望蓝天,肺腑清凉,寻常浊气荡然无存。平视出去,对岸整片连绵的山脉一下近了,山巅伸手可触。我就那样长久地凝视着对岸的山,假装我家那一长排土墙青瓦的房子还在,假装我只是贪玩到新来的邻居家串了个门,该归家的时候,凌空一翅便可落在在门前院坝里玩耍着的童年身影上,奔跑着,欢笑着。

楼顶的人多了起来。人多的热闹很容易冲淡沉思者无可名状的百感愁情。便觉得这只是换了地方的市井之地,说笑的人群,不认识或客气或热情的招呼,手里拎着的大袋小袋水果零食,忙着拿出来,摆放到各自配在几把圈状藤椅间的藤编桌子上。感觉到瘦弱的小桌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重压,皱眉苦脸地,有些颤抖。

适才内心的空旷一下被填满了,急需一个地方,一个可以降解人心累赘之物的地方。

起身,下楼。一条木板铺起的小路有些僵硬地往前延伸,每一弯都拐得痛苦艰难。全然不似原本那混有石子的泥巴小路,弯弯曲曲自然又随性。就像去美容店拉了面皮的脸,平整光滑,皱纹无踪,而丰富的表情也随之而逝。

踩在木板路上,犹如踩在虚空之中,心是悬吊吊的。盼着快走到前端,一脚踏在崖端的岩石上,踏踏实实站在那里,站到风停,站到雾起,站到暮色深浓,站到星月交辉。以前每次,都没有站这么久,以为它总会在那里,原模原样地等着我,任何时候来,迎接我的,都是毫发不改的模样。

原该知道,万古以来,天地时刻在变。很久,很久,不再去鹰嘴岩。鹰嘴岩逐渐模糊成一个巨型的符号,记载了一种情结的强烈,也标志着一种情结的结束。

过了些年,听闻鹰嘴岩所在的柳坪村建

了景区游客中心,看见许多发在网络的照片。

不久,又听说游客中心毗邻,建了个民宿,叫三峡院子。然后朋友圈又是铺天盖地的照片。

终于经不起诱惑,又去了。白壁青瓦的建筑,漆成深褐色门窗的方框,密集地摆着方形小条桌和圆形小座椅的餐厅,琳琅满目的货物排在货架上挂在墙上摆在门边,一片一片开阔的停车场,看上去就是游客中心的样子。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还建有一个小型水上游乐场,各项设施花花绿绿的颜色,开开心心玩耍的孩子以及陪孩子的大人,繁华热闹无比。鹰嘴岩变身为深远的背景,衬托着这热闹,这繁华。

穿过宽阔的停车场,继续前行二十米,陡地往左一拐,便看到敞开着的一方覆着茅草的大门。可容一辆车前行的石板路和门外的马路无缝连接。石板路下方是密密生长着茸茸细草的草坡,中间寥寥几株果树,柔弱小草仿佛有了支撑,寻常果树似乎担着责任,兀自多了几分遒劲。

一排参差在路的上方墙基顶端的木屋俯瞰草坡,两米左右的墙基涂成炭灰色,黑黢黢地,上面做着以假乱真的栈道和带窗的小阁楼。真正的木屋犹如悬崖上的仙居,叫人相信,在这里,的确可以入住成仙。

再往前,造型各异的房屋极为随性地摆在它应该摆放的地方。最为显眼的是一条长廊,廊外木板铺就的露台默默地等待着。廊上廊外桌椅齐全,它们都是主人,庄重肃立着迎接到来的每一位宾客。任何人一进入院子,一眼就看到这条长廊,就会不自觉地顺着石板台阶一级一级走下去,经过精心打造的景观,石磨,流水,池塘,池里的水草和小鱼,也不驻足,一直走到廊前,穿过长廊,站在露台上。目光踱巡一圈,停在西南方向,鹰嘴岩,在热闹的游客中心和独具情调的民宿院落的映衬下,落寞又忧伤。

那里,被圈在尘世之外,再不能够到达。再也用不到。

只是对着鹰嘴岩,默默祈祷,红尘内外,我们各自安好。



开场白(外一首)

南木子

只需一首老曲子,就能回到那条风居住的街道,旋律在酸与甜之间循环播放窗外那场雨往事一点一滴在幽暗中光亮

风把月色吹走
两朵茉莉又把它迎了回来

这么多年,你还是未曾开口
但沉默替你说出的,天空又用雨水复述了一遍
我们困在同一个窗口
但不是共同的窗口

雨水落下来,只顾落下来
敲打着,我们各自的河

信封的背后

它们泛黄了,花信笺和你的影子
但里面的月色,音乐和雨
仍有高出玫瑰的香气
每一个字都是相聚的姿势

在东篱公园的石径上,我见过你
一回头,九分荷塘的样子
除了开花,我再没有别的愿望

那时我们十八岁,看见一颗星
世界就遍布明月
雨水,雪水落下来
血液里的青草就会舒展

信封独自活着
依靠信中的阳光,温度
二十年后,再找到打开它的钥匙
却已无法走进去



窗外

向子昊

窗外是什么呢?

窗外是黑夜。此时的黑夜中还有一城灯火,璀璨的灯光随着湿润的空气弥漫。雨还在□□□□地下个不停,“滴滴答答”,奏成一支独特的交响曲。雨滴划破空气,打在雨棚上,“嗒”的一声,便顺着雨棚的水渠滑到空中,继续向地面落去了。

远处,一大片云朵把半座大山笼罩起来了,在灯光的渲染下,这一大片白云被染成了橙黄色。此时的江水也被江面上那座横跨两岸的大桥上的五彩斑斓的灯光染得五光十色,就好像一杯清水中滴入一滴滴颜料,这带着橙黄色的颜料,便一下子展开来,先如细线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出它小小的触角,接着大朵大朵的染色的水波就顺着这细线一样的触角爬到它的顶端。这些颜料在水中是立体的,稍过片刻,它们便沉入水底,与这清水融为一体。

长江两岸的灯火忽然熄灭了,这灯红酒绿便沉到水底去了。现在与我默默相对的,只有这黑黢黢的大山和沉默的大桥了。现在还是初秋呢,晚上却已有了深秋的寒意,听着外面的雨声,我想:秋天来了。

窗外是什么呢?

窗外是黎明。下了一晚上的雨,天空泛起了鱼肚白。远山山巅上一块蓝色的画布上再次被涂上了橙红色,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我紧盯着远处那抹越来越深的橙红色。突然,一道金光跃出山头,紧接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射出万丈光芒。冲破层层水雾的阳光变成了一道彩虹,被一滴滴水珠折射出来,显得格外美丽绚烂。日出,为自然之美记上了清丽的一笔。初秋的寒意,也终被这万丈霞光温暖。

窗外是什么呢?

是江河,远山,还有天空呢……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1 级 5 班学生 指导教师刘兴权)



《峰峦叠嶂处》



卢先庆 / 摄



公公的“军人范儿”

向萍

空,公公总喜欢抹屋扫地,把家里打整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

为此,我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一回,我拿杯子喝水,准备顺手倒掉杯底的一点积水,扬起杯子朝窗外一挥,“嘭”的一声巨响,杯子狠狠地撞打在窗玻璃上。我定睛一看,原来,窗玻璃压根儿都不是开起的,这纤尘不染的窗玻璃,竟差点被我当做了“空气”。不好意思的我,只好笑着解围:“不怪我,不怪我,只怪玻璃抹得太干净……”

公公的“豆腐干”被子,一直是他家床上一道特别的风景,无论是冬日厚厚的棉被,还是夏天薄薄的空调被,永远都叠得四轮四线,方方正正,这个军人习惯,一直到老,未曾改变。

公公一生对军装情有独钟,从老城搬到新城时,我们几姊妹帮公公清理衣物,只见满满一箱子的旧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有的颜色晦暗掉色,有的衣领漏出了底布,还有的袖口磨光须边。但他一直舍不得丢。

“太旧了,不要了”我们几姊妹不约而同地要把这些旧军装通通清理出去。

“莫扔!”公公见状,走上前来,啥话都不准丢掉,他一件件捡起旧军装,精心地擦拭着,折叠着……瞧他认真抚摸旧军装的神情,他哪里是舍不得那一件件衣服,分明是忘不了曾经穿在身上的那份责任、那份自豪,以及那段难忘的岁月。

公公身上的“军人脾气”还不少,说一不二,干脆利落,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

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一位纳户,带着鸡鱼等土特产来拜年,公公坚决不收,纳户偷偷丢在家门口,一走了之。眼看天色已晚,公公也不晓得这位纳户的住址,加上鸡鱼属于鲜活物质,不宜搁放太久。无奈之下,公公只好把鸡和鱼提进屋,随即叫婆婆拿来小铁秤,当场秤好记下来。后头硬是按照市场价折合人民币,还给了这位纳税人。

还有一次,一家企业老总,几经周则,特拜托公公的好友送来贵重物品,企图在纳税上得到特殊关照。公公丝毫没给好友的面子,拉下脸来,恶狠狠地怼到:“你想要我进鸡圈(坐牢)的话,就把东西留下……”。

多年来,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吃青菜豆腐睡得着,不怕有人敲脑壳。”公公这句时常挂在嘴上的趣话,我一直记忆犹新。

诚然,公公婆婆生活极为简朴,两位老人退休工资也不低,但一直践行公公的“一汤一菜,不够抓咸菜”的“节约经”,每每看到有剩菜剩饭被倒掉,公公就会面带愠色地抱怨婆婆。公公在自我着装上忒不讲究,只求干净整洁,他的衣柜里除了军装就是税服,一件军棉袄穿得居然有补丁还不肯“下岗”,几个子女偶尔给他购买休闲装,他还非常不乐意,连说浪费。不过,公公对其他人,尤其是老家的亲戚,却显得弥足大方,哪怕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伸出援助之手,尽力相帮。

公公身上有着军人强烈的自律精神,因为身患矽肺,一直和病魔作斗争,走路都气喘吁吁,但他每天爬凤凰山,走走歇歇,一直坚持,哪怕下雨撑伞也不缺席。

公公 70 岁那一年,病情加重,生命垂危之际,他什么要求都没提,殷殷交代我们,死后不穿民间风俗的寿衣,一定要穿他最钟爱的军装和税服!

